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第六冊

贈序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二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

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

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箒。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

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筆不可及。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  
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  
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禹其善鳴者也。而  
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  
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

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

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

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半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

之情而事猶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

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

不濟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

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

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

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干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邠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歛。其。陽。是。維。嶽。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旣。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



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甚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

蓋鳴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黃楸聊詩以猶與也又見召

南高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

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

嘯嘯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

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舉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

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  
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  
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  
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  
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  
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  
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  
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殺無風魚之災  
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

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同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返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握刀在左，右雜佩。

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今

按：若加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猶按此當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



刀之名若不連在左二字則眞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尙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

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子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備辭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臧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

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  
自朝之聞人。以及蓋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歌詩以嘉  
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  
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  
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  
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  
門人也。慕同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譎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

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

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有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譏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

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



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意舍潛稽

而文特  
嫖姚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  
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  
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  
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  
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  
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

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

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蘇按換字見薛宣傳

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

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

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譏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

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

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



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  
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贈序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澹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子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

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

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  
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  
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  
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  
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  
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茅順甫云  
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眾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  
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  
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

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子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子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  
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  
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  
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  
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  
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

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

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願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願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



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蕭塢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劾，劾周君想亦迫進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釋譏文內鄉射字疑訛，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葢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間矣。茅順甫云：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烟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邇將以言相求於外，邠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簾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芻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壘，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飢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

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

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補按此明允胸襟  
處昌黎必不然也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

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

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響中。緊合節幾。竝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

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  
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  
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  
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  
傾側，宛轉膠戾。爾按此段形容風水處極工，惜太艱長，卿上林耳。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

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

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

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

於其閒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

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

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



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

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贈吳。彦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

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其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

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冒一失。詎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

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我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古文辭類卷三十三終

...

...

...

...

...

...

...

...

...

...

...

贈序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



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子。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子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子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

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閒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子。子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于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紉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

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

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踴躍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

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子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

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閒。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



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

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懼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

古文辭類編三十四  
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箚林南歸序

余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箚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諷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瞋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

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簞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簞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嘻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爲。夫能爲眾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眾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

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炕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

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  
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  
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  
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  
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  
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  
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  
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  
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  
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  
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  
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

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臯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

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高潔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



竟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迺築。其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竟之泃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原注雄直似昌黎

### 劉才甫送沈菜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旣久而猶不欲歸。滹澗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

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  
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

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

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

傳贈

原注淋漓適宕歇  
公學史記之文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終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充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

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

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  
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  
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爲大得王  
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  
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  
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  
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以相約者以已守通

###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

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

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  
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  
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  
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  
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  
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  
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

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序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網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孫意衍使字言與爲鄰國是以相郵遺之物耳

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糝金帛繇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

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終  
蚺不祥官鄭拜滿漢表卧以開請其飛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六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

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

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氓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

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

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

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讎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詔令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義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桀杻。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

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



心忼忼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八

蕭接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妃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季爲人所刊削汨亂矣蕭按何論太拘昌黎業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尙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

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  
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  
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  
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同紇立可敦詔公  
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同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  
同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  
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  
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  
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  
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  
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同紇

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  
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  
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遷擢才  
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  
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  
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  
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  
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  
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

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

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

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  
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  
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  
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  
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  
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  
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  
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  
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

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



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

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鋤以

嬉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  
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  
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  
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  
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  
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  
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  
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爾緒，蚤織爾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適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烏虜，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

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眾不可悉數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八  
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  
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  
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施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  
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  
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  
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  
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  
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傳狀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

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  
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  
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  
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  
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  
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  
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  
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  
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懼公處  
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  
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  
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

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  
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  
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祫恩殿陞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  
貸親行鄂渚雲夢閩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  
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  
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  
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  
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  
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

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  
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  
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  
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  
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  
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  
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  
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  
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  
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  
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

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  
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  
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桷杉二千餘  
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  
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  
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  
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筴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  
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  
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

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

豹錯行萬人耶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岷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



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  
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  
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  
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  
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  
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  
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  
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  
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

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  
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  
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  
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  
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  
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  
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  
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  
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

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費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豈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

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閒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晳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姬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閒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

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甌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帟，屮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

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其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

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

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佞人亦易曉柳子厚

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為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為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恆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

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子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



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輦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尙簡實與人媯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

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平痛

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聞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

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

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姍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

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嘵嘵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

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原注寫出邨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



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  
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  
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  
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  
負土成墳，卽墳傍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  
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  
意鄉里傭雇之閒，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  
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  
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  
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  
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原注：纂寫極真，實而不僿，直逼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

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榭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榭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原注眞氣淋  
瀉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鬻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冕。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  
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筋膾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  
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  
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  
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  
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  
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  
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終